



仙徠集

書

廿二

服部文庫  
117  
725  
10



117  
725  
10

祖徠集卷之二十一

物茂卿著

書牘五十五首

與富春山人

足下業已浮慕子陵之迹。稱富春山人焉乎。子陵能  
愬然文叔。而足下乃不能愬然不佞也。不佞果勝文  
叔而上之邪。祇足下足橫不佞之腹上者。未卜何日  
矣。為之如何。獨怪足下傾心佛如來。而得佛如來力。  
傾心不佞。而不得不佞力。物皆有因緣也哉。大氏游

117725(10)

樂邦者釋迦送之彌陀送之。今乃敬上人彌陀歟。白  
禪師釋迦歟而送者送。送者送。則足下所游未必樂  
邦也邪。雖然讀足下文誠大得江山助矣。段使非樂  
邦乎。亦真富春哉。亦真富春哉。所慮者羊裘惹人物  
色。足下能忍寒邪。千萬自愛。今春令郎想已達矣。大  
家團樂無處非樂邦耳。信旋急不得詳之。客星熒熒  
夜夜不勝東望之領疲也。

又

白駒在谷。足下其亦金玉爾音哉。朴師歸後。胡爾寥  
寥乎爲也。方其歸時。遺余異竹杖二矣。而本月十六

予爲五十始也。同社諸君子。辱不遐棄。儼然臨焉。余  
不佞。擊鮮醢醇。則侑以白雪之歌者。益滿堂云。宴既  
散。玩閱其卷中。西盡乎西海矣。獨東山之東。未見一  
介之來將也。豈吾道之未東歟。則有足下在焉。足下  
母乃忘諸烏乎。朴師養老之賜。既用其一于家矣。若  
彼于鄉之與于國。則猶留其二者焉。由此而往。藉天  
之寵靈。以得保犬馬之齒。段使至於六七十。亦師  
之賜也。足下其善致意諸。又聞之朴師語。有洞岩先  
生者。嫻于輞川衡山之技。予欲往。絹一幅。郵致仙臺  
松島之勝。不知能爲役否。嚮者摹示翁老遺墨。予又

欲換以葉五臺。是迺足下所經見。雖然吾醉心弁州。而洞岩之于五臺。不知其何如也。則不可得而言矣。令荆令郎以恙。麟公雪濤近况。何似時下春寒復來。千萬自玉。

又

八月周南縣生來。會東壁于草堂。則相視不言。吾二人者。淚簌簌下也。蓋吾黨之士。滿堂而莫有足下也。蓋方今之時。吾黨之士。傾海內矣。每會揚解。稱詩以至於酒酣。則吹竽鳴絃。簫笛遞和。莫不以爲娛矣。然何如吳門之時哉。居數日。有致足下書者。破緘如見。

足下面嗚呼。足下一何窮也。然讀足下書。猶昔者之壯也。與武相距殆將千里。豈能來哉。然讀足下書。猶昔者之壯也。尚能來哉。昔者縣生西歸。足下東去。朝日之出。夕日之入。邈焉如隔世。今縣生奉其君命。以來計其去。蓋在瓜時邪。足下其能及瓜時邪。則吾三人者得足下。其亦猶如吳門之時邪。詩一首附上。萬惟亮察。

子巖以恙。何以久無書問。獨麟雪濤何以一不齒及。朴上人何以遠游久不歸。

又

名後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足下一書。連翩至也。壽詩及管之錫。果然坐我翠  
雲中矣。足下之善頌哉。容翁不能忍然乎。不佞之求  
而鳳洲之心畫。遂得與其心聲相從乎。一堂上。為足  
下。慙湧之力。不啻為不佞。誠亦為鳳洲矣。孰謂足下  
不愛鳳洲也。但於島圖。愈益使人懷乎。奧之東。弗已  
哉。令荆令郎。亾恙。朴翁善致意。扇頭詩一首。聊具謝  
意。此扇。朝鮮物。蠻大如許。毋慮謂拙句污之也。千萬  
不出相思二字耳矣。

又

客歲得足下書於大年。槭中矣。狂墨如故。羊裘亾恙。

各天之望。猶是千里比肩。豈深嗟之乎。獨悲東壁以  
四月十三日死。渠二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之陟  
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  
不死。今遂嘔出心肝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  
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渠無子。而孀瑩瑩  
乎。無所歸焉。渠親戚欲褫孀之囊而裸。余輩力爭之。  
迺免。又欲塔婆其冢。諸友人匍匐以救之。迺糾金買  
石而碑建之。俾百歲後識其為儒者墓焉。渠生平所  
著。不留其藁。諸友人百方求之。謄錄成卷者。僅二焉。  
且竢其在遠者。悉集而後梓之。藁諸友人所為碑志。

名後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及哭詩祭文以附其後。庶足以不朽。渠已足下。豈忘渠衷甲以送時事邪。足下藏渠詩若文。則寫致之。渠已散之魂。庶亦來歸哉。渠生平久要。亦無過足下。故敢告爾。餘不具。

又

往岡部氏致足下書。而其所作報。托人轉致。不知達否。香禪師來。聞足下病狀。令人驚惋。足下何以得此隱曲閒病也。善自慎。不佞劣劣。過日爾。然頗能自娛。是所以爲不佞矣。書不盡言。詩以發之。不備。

又 附別幅

闊哉足下。近况何似。五月香老書至。知足下浴痾温泉也。方其時。不佞亦伏枕者久矣。藉是不能作報。香老又不能問足下一字。中間功令所驅。輿疾移居。復有喪女之戚。加以虛名所使。權貴側目。流言蠱誦。不佞乃以定力勝之。則九止甌臾。居室苟合。秋冬之際。疾亦漸瘥。祇逝者不復返耳。因思足下之喪。鉄兒哀亦如之。今與足下。皆子子乎相望千里之外。不知足下以何耗磨壯心邪。不佞晚知天命。業已作身後計。以足下舊交。故悉諸別幅。足下其知之。東壁遺文。未能上梓。末永七郎竟不至。又聞朴道師西還。足下落

莫可知已。孟光無恙，井臼之勞可想已。

不佞好古文辭，足下所知也。近來閒居無事，輒取六經以讀之，稍稍知古言不與今言同也。迺徧采秦漢以上古言以求之，而後悟宋儒之妄焉。宋儒皆以今言視古言，宜其舊沒理窟矣。李攀龍、王元美，僅爲文章之士，不佞乃以天之寵靈而得明六經之道，豈非大幸邪？蓋中華聖人之邦，孔子歿而垂二千年，猶且莫有乎爾。迺以東夷之人而得聖人之道於遺經者，亦李王二先生之賜也。足下吾黨祭酒，故以告知。

又

客歲賜書者，再缺焉。未報足下其憾邪？方其始也，辱問犬馬之齒及耆，則有古墨之贈焉。于時適離祝融，風火四起，狼狽以避之。寓于季氏湫隘之宅，數口者相藉鬱隆之天，霖潦間之，疾疾交作，黽勉拮据，勞其謂何？是其報之所以遲遲也。何畚執輻，甫涼乃釋，得反故居，則有校書之役。中貴傳命，事屬壺祕，雖無儼然之迹，乃有季氏之責。普天率土，孰不靡盬鉛斬之勤？自秋連冬，窮日之力，焚膏繼之，當其時也。又承尺一之貺，臘盡歲更，茲始削牘，修其一者之報焉。乎爾足下其恕哉！吳江之寓，近爲何如？山川風土，比諸塞

北誠必有較然者已。祇人俗情義可以安足下乎否。是甚可思已。所寄孟子說解一部。乃廣士雲所藏。其聞不佞欲觀郝解。慨然見借。以得寓目。夫千里邈矣。其人未面。而義氣如此。未知不佞以何遙承相愛也。伏乞厚爲致意。又承喻士雲所事近衛相公。好學蓄書。大非尋常矣。蓋相公者。吾邦第一貴人。莫有復出其右者。是何以能爾。果爾。王室其興乎。亦吾邦人所皆樂聞也。不佞嘗得猗蘭琴譜于伯氏家。尋繹久之。頗有所悟。每惜琴法不傳。大樂有缺。乃不自揆。志與其學。試先造絃。托諸伶人。率皆俗士無學。莫得而喻。

士雲洛產。必諳絲管。不爾。亦必有通家交友諳者。足下能以不佞所求。謀諸士雲邪。絃乃可成。其法另具。是非讀書士所不能喻。足下其悉之。近者奧人岡部見訪。足下所善。果佳士也。每口足下弗已。時春尚寒。羊裘亾恙。千萬自愛。

又

兩書審足下善游之狀。豈尚作前次墮馬之態耶。洛畿山川。孰與奧東。想當著述如山。何不寄來。誇眼界之富也。琴絃一事。終得屬雲上之人。往時羅公遠布衣之士。能作月宮之梯。足下有何伎倆。乃善肖彼人。



邪不佞亦欲作書謝士雲一語。近聞近衛公東下。士雲或來邪。則一書投其不在。太不便也。故暫遲之。不佞今年六十一。困暑。作字太羸。且幸勿訝之。不具。

與服子遷

昨日足下作山陰之行。邪聞吾黨士盛集。迺知子猷之興未盡耳。不佞則豫侯有折簡之徵。而袁安之臥。益堅而不可起也。今日欲訪足下。奴僕輩懇泥濘。遂已矣。俾至併鳴之。

又

得書。茲知足下感冒。定是時令不正所使也。一豎草

已辭體。欣慰欣慰。時尙霖雨。弗已。善自保護。昨日孝孺見訪。閑晤終晷。州侯方興序。渠拮据其事。可謂盛事也。渠話間及韓客之事。僅有七月九日抵風本之報。而赤間之報未至矣。赤間之報。大抵十有餘日而達。而其到東都。必須月餘。路程云云。則前日之說。乃街坊上虛傳也。

又

得華簡。儀以庚癸。不佞家乃得藏魯公帖。亦何幸哉。

又

昨日子和至云。刈谷侯方飾厨傳。以待韓使。爲有聘

禮書記事。急要一鉅儒則倩子和。且云。詰朝促裝。忽忽別去。渠欲得足下送文。託不佞致意。予贈藁方脫。想渠已發。亦當待足下成。與俱送致。渠謂得子與足下足矣。不必多求。爲子和遲之耳。

又

承賜書。歷調諸子。又何快也。足下恒稱太史公太史公史記一百二十卷。宛然一赫蹠之間。雖然。諸子愠怒甚於造物者。未知足下何以解之。太孺人亾。恙欣慰不少。令孺人產期不日。當有熊羆之喜。待之待之。今日寒甚。主人獨酌。狀如目見耳。佳稿謹領。不悉。

又

記足下語。予以講餘當訪也。日日而竢。嗣值海師見過。問之。則所謂講餘者亦已過矣。爲之撫然者久之。忽接手牘。茲知文候平安。漫游稿序。筆迹宛然乎眉宇間哉。石州林氏之子亦在座同讀。見其若有所感發者。其距足下居頗邇。莫惜誘掖。則何啻其人之幸乎。孤山所寫亦已成矣。附還人往之。亦煩足下一言也。不悉。

又

鄉者予於林生。惡淚之無從也。得足下書。愈益不自

知其慟矣。已足下致予奠其墓之日十六日邪。迺洪父沒日也。予記之。次公之言云。何其奇哉。唐詩選附言。謹閱。可謂後學津梁也。

與平子和

聞足下兩夜不眠也。佛書云。日以眠爲食。日更不食五日。吾恐其還造化矣。於是乎愈益知造物之厚足下哉。東壁亦受惠回祿多焉。今朝差人探訪。杳無消息。如何如何。文稿附還。竢面不乙。正月十三日。

服生在坐。之子思足下不置。雖然。彼太嗔前日之書。乃欲羈絆足下。則謀諸水滸諸子也。話頗長。非

毛穎所能載矣。且期十六日。服生云。

又

聞輦上君子有謂王李爲才子。韓柳爲大家。故王李文章不及韓柳遠甚。是或傳者妄也。不爾。爲是說者亦妄人耳。夫彙韓柳歐蘇王曾之文爲八大家。自茅坤始。坤宗八家者也。其言迺阿其所好。豈至論哉。且渠亦特以唐宋言之耳。豈上掩秦漢下掩明哉。詩以建安爲正始。故七子之稱。援以標一時詩人之盛耳。豈可以概文章哉。且七子爲王李所自稱。而八大家迺以稱古人者。豈可據以優劣其文章哉。今人不

讀書不識文章。僅據書題。而又不推其所由始。迺欲以持古今文章之衡。難矣哉。數十年前。宿學老儒。尊信三體詩。古文真寶。至與四子五經並矣。殊不知周伯弼一無名男子。林以正書賈也。近來漸覺其非。而以唐詩訓解代之。曰是于鱗先生之作。吁。于鱗豈有訓解哉。朝鮮來聘。此方學士借聲譽於其人。近來亦漸覺其非。則走崎陽以獲華人一題跋。迺詫曰。渠特外國耳。豈若華人乎。噫。華人誠華人矣。然華人皆能文章。則廿一史何須文苑。而三千宮女悉定沈宋之價也。妄人之言。率類是爾。聞輦上君子之言。足下所

傳也。不知足下當其時以何應之。故戲及之。

復秋子帥

承惠華蟲。滿座君子爲之粲然。何翅如臯之妻。則何翅不佞之謝。

與岡伯錫

世上小兒。流言相聒。我爲不聞而不能也。於是乎欲聾。則天錫之聾矣。仲尼曰。知吾者天乎。此言將效于今日耳。送兩氏國氏序壁上。藥臼杵壁上。謝謝。

復岡仲錫

正爾左手執筌。右手把杯。且吹且飲也。獨奈別無下

酒酒不能下矣。忽接華牘，賜以佳螯，輒投筯而持之。果然畢卓哉！深謝足下之賜。

與赤玄察

徐天目集十本奉返，藉足下厚惠，得免管窺之誚，幸甚。鄉辱賜書，不一報，罪莫甚焉。冰鯨侑酒，每飲其心未嘗不在足下也。秋熱病肺，臥而作字，草草不具。

復東伯通

遙接郇雲，光彩爛爛，宛見洛陽春色焉。所惠白鮮，以薦吾家苦，則蜀錦之于燕石也。乃取足下詩咀漱，則美似酒，醉人哉！醉人哉！是何可不和乎？謹和一章奉

酬。本月十六日，不佞五十矣。凡同調者，東西南北之人集焉。所少者中原之音耳。欲得足下詩，以藉重皇州也。不知可得否。章叔子和及皓公來，時頗及足下事也。不備。

與平子彬

盛价忽至，賚兔肉一盤，則疑是自中山來者邪？乃覩華翰，燦爛乎有似明月也哉！深感足下之賜已。烏乎中山缺唇先生，既拔其毛，以供吾輩驅使，又捨其肉以飽吾輩肚腸，子遷子和集矣。足下胡為乎不來也。獨飽諸兩措大饒口為也。乃不佞三人，深感足下之

報。賜已何也。以其不分一盃之羹。塞其公量之慾矣。茲

又

茲辱華削。辭義燦爛。真愈頭風。陳檄哉。陳檄哉。不肖  
犬馬之疾。業已去體十八九。大蒙足下之賚。深堪感  
謝。飛鴻價金一分領之矣。祇書賈既讓其二銖。則留  
為購它書。亦得為無題詩。未暇諷咏。非敢怠慢。病中  
懼其不能潛心也。敬復。

又

辱書。申以疇昔之論。亦何啻學之甚也。近者或人之

言多類足下者。然其所習本殊。故不佞不敢與校之。  
習殊則不能通。不能通斯窒。窒斯爭。勢所必至。惡其  
呶呶也。足下乃吾黨之士。是以盡我心焉耳矣。夫辭  
與言不同。足下以為一。倭人之陋也。辭者言之文者  
也。言欲文。故曰尚辭。曰脩辭。曰文以足言。言何以欲  
文。君子之言也。古之君子。禮樂得諸身。故脩辭者學  
君子之言也。足下所稱。昌黎以還。質勝而文。亾豈足  
以為文邪。是無它。不知脩辭之道。乃積字成句。所以  
質也。是謂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言也。孟子以後。既有  
是過。論語左傳。戴記則否。足下玩之自見。文章士氣。

發自曹不足下試觀丕文其與韓歐洵軼同邪非邪故知古所謂氣者與足下所指殊也若必以怒張喧噪者爲氣邪孔子以前無之故足下所言者乃世俗之言酒色財氣之氣也非儒者之言也孟子浩然之氣說之術也故古無之古曰仁者必有勇禮樂得諸身謂之強有力豈別有養氣之方乎又以韓歐之文爲根柢六經者大謬矣但韓歐喜用道德仁義之字辨析是非耳必以此爲根柢六經則明人經義八股愈於韓歐遠矣朱子語類更爲勝之且詩書禮易春秋何嘗有之乎是皆足下理學所錮不覺其言刺謬

至此已世儒醉理而道德仁義天理人欲衝口以發不佞每聞之便生嘔噦乃彈琴吹笙否則關關雉鳴以洗其穢於是又愧柳下惠之不可及已足下疇昔之論不佞一一了了然不逐句爲之辨特發其根由以使足下思之足下乃謂不佞不達又何弗思也非不佞之不達也足下之不達也所引經文其義皆差行將知之故不復辨足下曰不得已已亦不思已思則已矣悠悠天地有何急遽足下乃爾不備

又

古無文人論甚佳然終是強詞軋理宋人類耳世道

學先生率藉此以文其陋。足下過取爾。修辭尚辭於傳。有之。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又曰。詩三百。與今存者。其數適同。故知刪詩者。乃刪潤字句之謂。非芟二千也。不爾。田峻紅女之言。豈若是其美乎。孔門弟子。唯游夏文見存。子游作禮運。其稱言偃者。自稱詞明甚。世儒鹵莽。不深考其然也。四科稱文學。豈非善文章邪。若謂通經則德行政事言語。不通經而能乎。史遷既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一人。可以見已。故予嘗斷論語原思琴張作何者。它家語諸書。所載孔子言。比諸論語。不甚雅馴。乃載

筆者有工拙耳。且載筆之與矢口不同。驗諸今可見已。喜怒見於貌。疾徐見於氣。故直錄其言者。有所不足也。故載筆者。足之以文。今觀諸書所載一時之言。字之同音者多也。是何辨乎。載筆者。兼以目眎。豈不辨乎。且六藝各有事事。不爾。有德者。不學其事能乎。故有德者有言。非是之謂也。足下之援此。不佞故以爲強詞軋理也。大氏古今人。不甚相遠。今之所有古亦有之。豈若今道學先生所言邪。夫賦者。古詩之流也。然辭賦興而文章之道濫矣。隋設科舉。而後世無不文之儒。然濫亦益甚也。覩其濫而欲掃而除之。亦



懲羹吹鑿耳。足下思之。它面晤不備。

復爽鳩子方

不見足下者幾旬矣。題鳳字滅。訝似窺亾者狀。已忽獲魚蝦之餽。迺過蒸豚。遠甚發緘。方知足下伏枕也。東壁子和皆病肺。何吾黨學長卿至於此極哉。今雨之嘆。想不翅足下歟。

又

得書。茲知足下清勝。何喜加之。祇值歲云莫矣。援笙作鳳鳴。可謂高尚哉。吾家猫兒。怕此聲為甚。足下豈以渠輩為玉面耶。古昔二代時。大蜡尚且迎之。不敢

忽諾。伏請足下謹勿逆其心哉。承惠二河淹魚。可謂厚惠也。它容面謝不備。

又

昨與二三子。消搖隅川之上。過榛寺。喫麥餅。以歸。歸則得足下書案頭。知文候勝甚。祇未知足下爽鳩氏之樂。孰若都鳥也哉。竹夫人雖蕉萃乎。誠足以供四體之奉矣。古人曰。何必齊姜。况乎行且火德之玉。神農氏之裔。其炎赫何可當也。我迺慊魯直婢之耳。深謝足下之惠。一刀萬象。何其見還之速也。廿一日。潮師桂子皆來。足下其亦拉礪氏之子以來哉。不宣。

又

辱書兼惠海鮮。今日師湊不至。絃歌謚如。祇餘子猶聚。當喫足下魚。飲不佞酒也。已。官事稍閒。惠然見臨。不備。

又

不佞劣劣。方斯歲臘紛鬧之日。尚且挾策操縵之爲事也。孰其見訪。迺有足下耳。脩辭之麗。垂問之興。華蟲表耿介之志。鯤鱗效變化之傑。不佞劣劣。何以當之。深堪顏甲。卻之不恭。勉強拜賜。顯期新歲。敬容面謝。

又

承華牘并家鴨之惠。前日奉旨一事。已就完成。昨日繳納閣老。此日正與次公輩敘款。而得此美膳。何其見思念之至此也。當須面謝。霜沍已甚。伏惟納福。餘未既。

又

葉縣仙令。何以跣其一脚耶。足下從何拾得耶。爽鳩氏之子。以搏擊爲其事。豈謂之攘乎。雖然。鳳鳴鏘鏘。意者非其所長也。不佞敬俾雌雄迭奏。伶倫傳其響。已。爽鳩亦羽族矣。安得不學朝陽之鳴乎。此復。

又

久不見子方之面。接書茲知效茂陵之臥耳。圖書萬卷。擁如花一室。何羨所謂爛熳者哉。承惠魚一籃。方與落下闕。觀渾天儀。烹而共喫。因問歲星着落。何似。他日見訪。當以渠語相報也。餘未既。

又

賜書。副以石城紙二千張。承賀移居。一祿隱病夫。為法令所拘。狼狽問舍。譬諸寄居。蟲喪其舊殼。別得新殼。何賀之有。大堪愧汗。祇赤城中里。比今居更闕寂。是或可喜已。賤恙未佳。荏苒移日。當以十一日搬去。

又

也。聞足下官務頗繁。或將遠游。未可知矣。霖雨方息。暑氣將張。甚為足下慮之。千萬加餐。至祝。它期面謝。

又

鄉者發書足下。時聞貴恙劇甚。切恐文字致勞。以故序稿不敢呈已。忽承手教。構辭作字。精神壯健。迺故子方哉。上天有惠。不奪我子方。而後不佞之喜可知矣。古人曰。病加於小愈。伏冀保攝。是慎。序稿附呈。

不備。

又

承鹿肉之賜。可以見王徐作歌之意也。不佞則不然。爽鳩之樂。乃因足下得之。謝茲何盡。

與山君彝

足下荷疾歸南海邪。何其勞也。聞校陳騃文。則欲上梓。是惠學者不淺。蓋歐蘇文名噪海內。古則蕩然。宋之弊也。陳騃生其間。心識其非。乃作為此書。根極經子。可謂何李之嚆矢矣。祇其書一取法於字句。而未及篇章。是所以不及史漢故也。不佞欲為作序言。

此意伏枕三月。憊甚未能已。它在面晤。不備。

與越雲夢

不佞拙於醫。而逃於儒。尚且喜言岐黃家說。真馮婦哉。雖然。文章之道。明如觀火。孰能度之。靈樞一家言。故但論素問。共八本壁上。不知能當尊公意。不流求樂。哭圖。欲還昌英氏所。而不知其處。伏煩轉達。是幸。

又

承書。霜氣倍厲。足下健食。大堪欣慰。所示一篇。翩翩欲飛。子長長卿。復見今日也。如不佞。迺晏嬰。下吏。為其主作字。每一運筆。輒便從旁掣肘。英雄喪氣。一至。

此矣。豈能如足下自運。莽莽滔滔。無所拘束。愉快哉。  
羨羨。

復晁玄洲

一別杳然。深關鄙懷。忽接錦字。茲知文旌復東矣。握手敘衷。想必有日。何喜加之。惠以二種。何辱愛之至邪。前日木君見訪。示以近作。社中士傳翫相咤。不復吳下阿蒙也。又觀足下書記。翩翩風霜日上。何迺公輩奇進如斯哉。它日聯璧照耀草堂。竢之而已。艸艸奉復。

又

一書未報。不佞之罪哉。乃非不佞也。以疾也。疾將周一歲之日。是何以能作報乎。疾間。乃知足下之字。無翼而飛於雞林之西也。彼中祖稱蘇黃。何識足下之字哉。是可怪已。仲尼像贊。仇英畫跋。力疾塞命。字益醜矣。然求於不佞者。豈以字哉。是無慮也。所慮者。足下之罪其緩耳。又聞足下欲梓不佞詩。不佞既已命之。足下勿以爲焉。不乙。

復木蘭臯

足下之書。至而值不佞之疾劇也。不佞春來爲造化小兒所困。經夏涉秋。一豎猶未離體矣。疾少間。乃取

足下所贈一集者讀之則不啻廣陵之起色也此中石叔潭大宰德夫秋子帥固家二子亦詣本願之館與西人相酬和有贈言欲授之木而未能乃足下先之矣足下亦豪舉哉海內將謂周南之後其代興者已足下其益務昌之哉病餘喘息書是以短不盡

復佐元錫

前日君侯枉駕方其時不啻不佞不在應門童亦不在罪其謂之何悚息之至未敢拜趨謝罪忽接足下之教傳君侯盛意我心則降矣高篇一首敬誦卒業共是妙作詩轉佳哉不日容摳趨不罄

復柴生

臘月書至審足下亾恙深慰遠懷惠鱸魚脯美甚每以下酒感謝盛意也黃金却之不恭也勉強領之聞足下卒業史記而方讀文選淮南子努努所示詩爲佳更須識格調爲要是非易事亦非難事只有悟境耳白面憐年少翠衿仍羽人唐人哉青泉二詩必其所作也別幅承問一一詳焉秋時書不卽報使足下怪櫻君不佞之罪也餘寒尚甚力疾作字草草

又

聞風木之悲不勝驚惶值不佞新除女之喪以朝藩

也不修一字相弔慰心怒怒然茲承手書掩涕以讀之讀而至曰引決未爲嘽曰生死之分未定爲之愕然者久之噫足下亦讀聖人之書者也胡爲其出斯言焉豈足下未學禮邪禮曰毀不傷性又曰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聖人立禮之意不欲民之以喪而死也何則父母雖沒乎遺體尚在併遺體而傷之豈孝子之心哉傳曰事死如事生故父母死而死之非孝子之心也故如臯魚者可謂肆已之心者也不知體父母之心者也且足下之不得歸養與奔喪

君之命也夫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不爲豈可同日語乎故親老而仕他邦可謂不孝矣足下豈非世臣乎與親均生是邦而東西南北唯君之命仕與不仕豈已之所能爲乎昔從孔子而學者皆得爲而不爲者也故孔子因臯魚而警之豈賢臯魚哉足下孰思之足下亦或出於哀痛之甚而其實未必然已然其言也激不佞爲之愕然故爲足下言之不備

又

久疎光霽忽承朵雲乃知起居康濟深爲可慰寄示近作風調適美殊可朗誦其中一二可商者注上審

之承惠佳果時偶有親客携兒女來相聚而賞可謂大惠也餘容面罄

復福子師

頃者政府奉教命不佞以事是誠希有之例。關傳都下。因蒙華簡。盛儀見賀。厚情可掬。謝何能盡。祇以病懶之身。日夜奔走而已。鞠躬盡瘁。加有一件未安情節。建議申明。未見完結。惴惴乎罪戾之未免。是懼已。允中艸艸奉覆。它容完事之日。寬敘不備。

又

稠人廣坐。匆匆不盡歡心。尚耿耿。忽接手教。兼惠羅

蔔五根。促九畹記甚急矣。且喜且苦。因思喫此構思。一根百字。當得五百言。恐不能更增一言。呵呵。艸覆復于士新

昔者滄溟因元美而知有敬美也。不佞乃因士茹以知有足下者尚矣。同氣連枝。不其然乎。忽辱惠書。新製扇筆。贄以將之。何其惓惓持至也。及破緘讀辭。亡論其草木臭味同嗜見推之盛。乃莽莽千有餘言。直踰唐滌漢。若與盲史腐令左揖右讓。便旋一室中者。狀亦何美也。不佞抗顏為師者十年邪。海內有志之士。比比奮起。乃中土之寥如。心深怪之。益以九鼎不



遷筭簾謚。然凡百文物制度。宛若千歲之舊。而獨其如斯者。豈神州清淑之氣。斯邪。王室不復興邪。每爲之潛然者久之。乃今得足下兄弟者矣。然後知禮樂之化。其入于民者深哉。夫風之所被。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風之力哉。必有生者存故也。茲知山川所鍾。誠勃勃乎。不可以已焉耳。夫洛者海內之樞。也是可。以被海內哉。故予不佞所喜。寧止爲足下兄弟者。足下兄弟者。其思諸筆。頗逼華製。扇亦可揮。洒百工所造物。既如此。文章亦時邪。不爾。足下用意之至。斯亦以見相愛之深也。不佞怯寒。久疎筆硯。因士茹書。又

至。而覺未爲報于足下。於是付郵。時尚寒。千萬自力。不備。

復于士茹

去冬書。與令兄之械偕至。及春。又與摺扇之貺偕至。然後知足下健食者狀。不爾。何乃措辭。斐亶若斯。細繹令兄書。因又知足下誦業之有素。乃足下雖有索居之嘆。一難切磋。自相煦濡。一室之中。亦他人所覲求。而不能得也。誰不歆羨。太氏京洛。得足下兄弟者。足以大壯千古神州之氣矣。曷諸。今春此地寒尚甚。黃鳥未發聲。想中土候必早。覲晚連響。益以鳴友于。

之盛哉。有詩見示。力疾爲報。不能多及。不備。

又

寥闊哉。士殆足下。雖然。非足下之寥闊也。乃不佞之  
嬾也。今兄無恙。時暑甚。清洛之涯。沈李浮瓜。雙于之  
樂。遙復想之。辯道辯名。不佞之業也。古人謂不朽者  
三。德功與言。豈有優劣。亦從吾所好。各自至矣。不爾  
麒麟伏轅。而鳳皇司晨也。足下宜識此意。所寄詩皆  
上乘。比前年進亦甚矣。關以西。可謂無雙已。不佞以  
四月一日。執謁殿上。鴻臚特奏名。陪臣之榮。莫上焉。  
然亦僊甚。富山人過從乎否。吾老友也。善遇之。餘未

既

對士茹問

承問春秋一經。先儒未有晰其大義者焉。蓋韓宣子  
所見魯春秋。卽丘明所藏其文也。故公穀稱傳而左  
特稱春秋者。以此後世微隱。枯其文。稍加書。不書書  
曰之類。以成傳體。遂有左傳之稱也。孔子作經。如史  
記有表。資治通鑑有目錄。大氏讀史者。眩其繁辭。莫  
有能究是非所在。治亂興衰之所由。故孔子特初之  
簡其辭。以俾二百四十年如眎。諸掌已。凡文姦隱。紊  
亂是非。佞者所爲。率斂其辭句。宛轉以成之。簡則不

可得而飾。故孔子嘗援古言以稱子路曰。片言可以折獄。謂非片言不足以折獄也。孔子作春秋而是非晰。治亂興亡之幾見。則黜陟幽明之典自在其中。故孟子以爲天子之事者非誣矣。祇古時質樸。孔子不命名其所作。與丘明所藏併謂之春秋。無復識別。後來乃尊孔子所作者以爲經。而左傳之名與學者。乃謂魯春秋。其文亦如今經。孔子特刪潤字句者非矣。果爾。孔子之前亦必經傳並行。不爾。時事不明。經亦何用。且王者之迹熄。詩亾。苟非觀世。雖有賢者。何能爲是。孔子所以有作。周公之時。豈有之乎。如經爲策。

書傳爲簡牘。亦杜氏謬之大者也。經傳所載。皆關乎國體。治亂興廢所繫。皆大事也。其文長。非策不可載也。簡牘小事云者。一官所掌是也。百名上下。可以見已。又如春秋朝聘之名。莊子可証。管仲節春秋可証。晉霸主以乘賦爲史名。楚仇眎諸夏。以比檣杪。古時命名質樸可見已。杜氏乃以錯舉四時爲解。古豈有之哉。春秋對

凡古以六言者。皆兩兩相比。如六德六行六藝及樂六德皆然。故詩六義。仁齋先生爲得之。祇其說猶有未安者。愚謂風賦是一類。風土聲諷同。謂諷人也。賦。

自見己志也。比興是一類。比古以相譬也。興引起其  
端。俾思以得也。凡諷人自賦皆以比興行之也。雅頌  
是一類。謂其聲也。凡詩被之管絃是已。二南用頌聲。  
豳或雅或頌。它十二國風徒歌也。徒歌不被之管絃。  
孔子收鄭風而放鄭聲。惡其被之管絃也。國風之風  
平聲讀。詩對

承惠書及格眼紙三百張。甚大惠也。書辭冷冷可  
誦。足下與令兄讀書。亾恙大慰。遠懷不佞。劣劣。亾  
它事可言。故不另作書。足下改字。敬奉命。不既。

徂徠集卷之二十二

